

葉靈鳳著



婦子夫人

目 次

1. 浪淘沙.....	1
2. 菊子夫人.....	37
3. 紅口.....	47
4. Isabella	67
5. 奠儀.....	107

浪 淘 沙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李後主

(一)

是一九……年的深秋時季。

S 埠西郊靜安寺路上，遠方的天際，正絢爛着
血紅的晚霞，街燈還沒有上，祇有兩旁幾家富兒的
大廈內，從幃幔深下的窗櫺中，已經映出燈光了。晚
風從園樹中吹來，薄薄帶點寒意，拂到行人的臉上，
能使人感到蕭條和寂寞，尤其是在一輛汽車捲了
沙塵疾駛着過去之後——這種情調，正是深秋中
的都市之特徵，在這傍晚，正隨着朦朧的暮靄，在路

中到處都流蕩着。

在那幾家有了燈光的大廈中，有一座被園裏幾株垂楊掩映着看不清晰的紅瓦高樓中，臨着馬路的一面窗口，此時正有個秀俊的少年，在伏着從柳陰中向外面眺望。他凝視了一會路上來往的車馬，又抬起眼來望望天際瞬息萬變的晚霞。態度似是很屬安詳，但那不時繃動的雙眉和眉下凝聚着那兩道深湛的目光，却分明示出了心中正在被一些不能解決的問題打擾着。

“瓊弟！”

裏面有個女子的聲音在喊。聲音不很響亮，加之外面又恰有輛摩托車在駛過，少年似是未曾聽見，依舊伏着不動。

“瓊弟，快來！你看這首詩做得多好！”

這一次的聲音高了，那被喚作西瓊的少年立即將身子掉轉。

房內給從茜紅紗罩中映出的電燈光照得迷人
欲醉。在一張寫字檯旁邊的沙發上，正坐了個少女
在讀一冊線裝本的詩集。

西瓊走近了去，

“華姊，什麼好詩？”

“你看，非關惜別爲憐才，幾度紅箋手自裁；瀟
海有心隨穎士，風情近日逼方回；多時掩幔留香住，
依舊窺人有燕來；自古同心終不解，羅浮冢樹至今
哀。這首詩寫得多好！”

“哦，黃仲則的麼？兩當軒的詩集正是我平日
所最愛讀的！”西瓊當她念完了以後，不禁這樣說
了一句。

“怎樣！你也歡喜兩當軒麼？”

淑華現出很驚喜的神氣，微紅着臉，將視線從
書上抬起，向着正立在她旁邊的瓊弟望了一眼，又
緩緩低了下去。

“是的，我也歡喜。大凡有點眼力的人，差不多都歡喜兩當軒的詩。”

“……………”淑華沒有再開口回答，她祇是俯着將頭搖了幾搖，似是表明否認他下半句自誇的斷論。

西瓊像是突然感觸着了什麼似的，閉緊嘴唇，緩緩地將身子從椅旁移開，退倚在桌上。

房中的空氣又歸沉默。淑華繼續着在看詩，西瓊倚在桌上，兩眼望着地毯，燈影射在他的背上，似乎在作遐思。

陳西瓊此時的心中，確是在作遐思。

他今天來到他姨母的家中，已近三個鐘點了。從他在寓所裏準備來看他姨母時起一直至現在，他心中差不多都在想着這個問題，這個就是他的表姊淑華近來對他的態度漸和往昔不同的問題，不是不同，是比往昔更加親密了。

西瓊的姨母，是一個很有名的富室，本來是在北方，他們的故鄉，一個很繁盛的城市中住着的，在今年春天，因了姨父謝世，又因了戰事影響，他這位姨母才攜了她的一個兒子兩位女兒遷到S埠他們這久已建好的別墅中。現在表兄是一家公司的副經理，表姊淑華和妹妹漱華都在M女學裏念書。她們因了寂寞，便時常邀西瓊來閒談。

西瓊的年歲比他二十一歲的淑華表姊少一歲。年紀雖輕，然因了自幼便喪去雙親，寄養在親戚家中，親戚對他的待遇又不良的原故，這孤獨的悲哀，竟使他養成了沉毅的性格和溫靜的心情，並且從困苦中更學得了不少像他這樣年歲尚不能得到的經驗和學問。他現在是在一所中學裏任教職。因為很愛好文藝的原故，有暇總歡喜寫些詩文送到各處去發表，所以在現在研究文藝的人中，你若向他們提起西瓊二字，他們都會點頭說曉得。

姨母遷到了S埠來後，因念着自己亡妹的這一塊肉，對了西瓊，總是另眼看待，常常約他來玩。他們年輕的姊妹們初見面時，自然都有點羞澀，但是不久也漸漸好了。表兄殿華因為外面交際很忙，不常在家，所以每次接待西瓊總是淑華和她妹妹。這兩位姊妹雖生長在綺羅鄉中，但是一點都沒有奢華的習氣，她們不但很儉樸，並且還較一般的女子能好學有識見，其中尤其是淑華，她有時對於國事和文藝所發的議論，能使平素目中無人的西瓊也誠心折服，所以他們祇要一見面，前無古人的論局便立刻開始了。他們自譽是學貫中西，融新洽舊，他們上天下地的談，能從柏拉圖的愛談到孔子的禮教，能從李白杜甫的詩談到郁達夫張資平的小說，

大約是因了太親密，彼此的性格的了解太透澈，兩方面的嗜好又很相同的原故，西瓊在與他的

表姊淑華相識了兩三個月後，即覺得自己的心中，每常見了淑華的面時，總有點異樣的感覺。他留心觀察對方面，他覺得淑華的心中似乎比他更甚。——她在平素相處在一起時，似有意似無意地每會向西瓊露出一兩句言外有餘意的言語和舉動。便是今天的這一首詩，她喊西瓊來看，也並不是全然無意。

“好，學問很好，性情很好，品貌也很俊秀，雖是境遇伶仃清寒點，但是愛情裏面是不應當顧到這些事的。自己的年歲大了，這樣的機會不可坐失！”淑華自從有一天晚上自己在牀上這樣想着下了決斷以後，便處處利用着些事情向西瓊逐漸表示她心中的蘊藏。今天的這一首詩，也是她在心中躊躇了好久，才喊西瓊看的。

這件事應該很是樂觀。但是西瓊自從發現了淑華對他確是很有意以後，自己的意志反有點索

亂起來。他並不是過慮。他是知道在自己和淑華的中間有條很險闊的深濠，他不敢冒失。

——淑華的爲人雖是很好，她的性情雖與我也很相投，但她終是久安逸樂，沒有經過艱難的，恐怕像我這樣飄泊的生活，她是不能忍受的吧？文藝上的名譽是寫在水面，向來被人輕視的，到了將來，她若因了不能共安貧賤而時常怨詛，那又怎樣辦呢？算了罷！像她這樣的人，正是應該伴了綺年的外交家，風流的貴公子，去出入宴會和跳舞場中的，怎能使她隨了我呢？算了罷，不要耽誤了她的前程！

西瓊雖是有時想這樣用方法使自己和淑華的想念斷隔，但是有時當他見了淑華的面時，他的決斷又有點搖動了。

——她確是有意於我，而且這樣的愛情，正是很高尚而純潔的，我怎樣可以拒絕她呢？我自己不是對她也很有意麼？假若我拒絕了她，我是蹂躪了。

她處女的心靈，使一隻滿含着希望的鳥兒，垂着翅負着失望歸去，不是太殘忍了麼？我還是順隨我自己的意志去做罷！她非一般眼光狹隘的女子可比，想來總不致也驚於世俗的繁華……………

——但是，她家裏對於我的態度又怎樣呢？姨母可以允許她婚姻自由的全權麼？她的哥哥殿華對於我們的事能不從中作梗麼？

這樣一想，他的決斷的勇氣便有點迷惑了。

在最近幾個月中，西瓊對於這件事的意見，便是這樣的不能決定。到了後來，他知道靠了自己單方面薄弱的能力是無用的了，便率性拋開不問，祇是專去觀察淑華對於他的舉動，以便作最後的判決。他現在的心中，有時是在作這樣想：不要過慮，再細心看看罷！或者你現在所慮正是你的神經過敏，她對你並沒有什麼意思哩！

但是西瓊幾次留心觀察的結果，他的結論是：

淑華心中對於他的傾慕，是與過去的時日正成了正比例，一天天的有增無減！

在西瓊今天未來看他姨母之前，他在寓所裏又曾這樣想過：這一次，他的意志和以前有點變動了：永是這樣迷迷朦朦終不是事，再留意細心觀察一次罷，她若真是有意，那末也顧不得許多，我祇有任隨着自己的意志了。

人的理智終敵不過 Cupid 箭簇上的勢力，西瓊現在已漸漸到了降服的地位。

他今天來到他姨母家中，便是想施行他最後一次的試驗。他來後才與姨母談了幾句，便被淑華翫着要他到三樓上小書室中看她新購的幾種詩集。淑華在樓梯上很輕捷地往上走去，西瓊在下面隨着：看了她嬌娜的背影和少女一種行動時特有的風趣，西瓊不禁失去了心中的鎮定——啊，美呀！人既這樣，才又這樣，對於我的態度又這樣，我怎反！

要設法拒絕她呢？啊，盲目！盲目！這只怕是愛情的本身在嫉妬我！……………

西瓊還沒有開始他預定的試驗，他自己倒幾乎先到了降服的地位。

上了樓後，船山詩草，瓶水詞鈔，兩當軒集，二主詞箋……………燦然佈滿了一桌。淑華將她所愛誦的詩詞都翻出給西瓊看，西瓊的心中祇有益加紊亂。他便推說自己頭昏，將臨着馬路窗子推開了一面，憑着閒眺，想去掩蔽他自己心中這種的淆亂。

淑華似乎很安靜地便一人倚在沙發上讀詩，最後的決議此時却在西瓊的心中開始辯論了。

——和她相愛麼？但是自己的境地與她又太不相稱，怎樣可以免去那許多必然的波折呢？拒絕她麼？啊，天！她已是這樣的有意，我又是血氣蓬勃，沒有枯冷到木石般的青年，我怎樣可以避得開呢？……………但是，但是像這樣的人，假若真與她成了侶

伴，我不是太幸福了麼？我不是太令人羨慕了麼？啊！啊！祇怕不行吧？祇怕連這馬路上的沙石也會跳起來嫉妬吧？啊，我還是不要自私罷！我還是不要犧牲一個女子的可貴的未來罷！……祇是，講到真的幸福，講到愛，我又怎有拒絕她和我自己的權力呢！我這樣膽怯，我太蔑視愛情的成分了，你這懦弱的……但是……但是……

西瓊此時的心中，便像失去了桅帆的孤舟在大海中般，這邊風浪來了倒向這邊，那邊風浪來了又倒向那邊。想了半天，終拿不定一定的主張。晚霞在天邊刻刻的閃變，他心中也在刻刻追了晚霞變化。他是陷在這樣的昏亂中，所以連淑華在房內頭次喊他，他都沒有聽見，一直到了第二次淑華將聲音提高了他才覺得。

他聽淑華念完了詩後，因了淑華對他的一笑，便去倚在桌上，他是又在那裏繼續心中未完的戰

關了。可憐一直到這一次，西瓊才算在兩條歧路中自己鼓勇選定了一條。

——啊，不聽見她適才念的詩句麼？湖海有心隨穎士，風情近日逼方回，這是多麼耐人尋味的兩句！這裏面的潛意是很顯明的！啊，她是女子，她倒能這樣勇敢地表出她心中的蘊藏，啊啊！羞！羞！你是男子，你怎反這樣的畏葸！……啊啊！我不再遲疑了，我決定……

西瓊在心中這樣決定了後，他不由慢慢地抬起雙眼向許久沒有聲響的淑華偷望了一望。淑華依舊在看詩；但是恰在那時，她似乎一人在心中想着或書上看到了什麼，臉上正現出了一絲微笑，

西瓊覺得眼前有一線光明在閃耀。

(二)

“瓊弟鑒：不晤已一來復，未審近日病體何似！

比來伯兄及堂上對姊頗多閒言，是以未敢輕造：蓋避嫌耳，非敢忘也，茲乘便附上新攝小影一幀，藉贖不能親侍湯藥之罪；幸勿輕亂示人，致逞悠悠之口，此衷惟吾弟能知之耳。孤館擁病，想甚抑鬱，惟望善自珍攝，勿馳神岐想，致損清神。成事在人，是在吾弟之自爲謀耳，臨穎匆促，不盡欲言。維祝早占勿藥。

姊華”

因了雙方都努力前進的原故，在這兩個月中，淑華和西瓊的愛的程度，已由兩條漸近線達到了聚點，合成一條直線，向着最後的終點進行了。這幾天西瓊臥病在寓所裏，淑華幾天沒有來看他，便遣人送了這樣的一封信來。

迴想起他們第一次將蘊藏在各人心中好久了的愛情直接地向對方面訴出的情形，已是兩月以前的事了。是在 T B 影戲院中的一個晚上。

那時 S 埠的各報紙上游藝欄內正轟傳着新近

由大陸運到了一部哀豔的名片，在T.B戲院中開映，片名是“A Faithful Fellow of ~~Confid~~”，情節很婉轉，大略是述一位富家的女郎，正戀着她自己的一個男同學，已快訂婚了，忽然又受了其他的一個少年的引誘。這個人的資產像貌和在社會上的聲譽，都比她那位同學高，於是這位女郎就棄了她的同學去和這個少年親近，終至結婚。那位同學雖被棄了，但是他覺得他對於她的愛依然還存在，於是便照舊在悲哀中作她的愛的忠臣。女郎的丈夫既是在社會上得了勝利的人，對着自己的妻子當然不是全心侍奉，於是在汚劣的肉的慾望過於滿足了以後，竟漸漸地對着自己的妻子厭惡了起來。後來又有了另外的情人。終至借口女郎的父親有賣國的嫌疑為名，將她棄了。可憐這位女郎既悲傷自己的失戀，又憤慨父親的被誣，追想起自己當初選擇的失當，於是便憤而投海自盡。但是在未絕氣之前，却